

闲庭 随笔

那些年的春节

■沈益亮

我怀念小时候的年,那时候过年很有年味。那时我常常扯着母亲的衣角傻傻地问:“妈,啥时候过年?要是天天过年该有多好啊!”

那些年,为了能让自己的年过得更有滋味,刚放寒假我就开始积攒零钱。我捡拾了不少废铁、废纸、废薄膜之类的东西卖给收购站,换来一分二分的零钱留着买过年的爆竹。

孩子们的钱来之不易,当然不能轻易出手。女孩喜欢买一朵便宜的头花,过年时戴在头上,让自己像个小仙女。有些女孩细心,会把绢花珍藏好,留着来年戴。除此之外,再配上一双新鞋子、一件漂亮的花衣服就足以让所有的女孩抿着嘴角高兴上好几天。而一两盒小鞭炮则能使男孩们快乐地回味一整年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过年的氛围逐渐浓烈起来。这时最忙碌的是主妇,最快乐的是孩子。春节前,几乎每家要做一桌豆腐。从我记事起,每年我都和姐姐一起磨豆浆。姐姐负责推石磨,我负责往磨眼里添黄豆。雪白的豆浆,沿着磨口汩汩地流下磨槽,散发出清新的豆腥味。磨好豆浆后,我就站在一边看父母和姐姐继续制作豆腐。一两小时,豆腐的香味就弥漫整个屋子了。

农村里殷实的家庭一般每年至少要养两头猪,杀一头过年,其余的卖掉补贴家用。家乡腊月二十三这天是小年,家家要祭灶,以后几天就要紧锣密鼓地蒸馒头、做年糕、炸肉圆、炒年货……

腊月三十吃完中饭,家家户户就开始贴年画、春联和门神,希望保护家人平安,也为节日增加

了浓郁的喜庆气氛。有些人家连猪圈和牛圈也会贴上一张红纸,以求牲畜也平平安安过个吉祥年。

接下来是最忙碌的时刻,因为要包出晚上和初一早上吃的饺子。包饺子时,母亲会偷偷地将一枚一分硬币包进一只饺子里,看初一早上谁有幸吃到,那就说明这个人今年要交好运,喜事连连。晚饭过后,按习俗要守夜熬岁,对于我们这些贪睡的孩子来说真是一种煎熬。最后,父母会给我们发压岁钱,虽然不多但也能让我们开心至极。我把压岁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,一溜烟爬上床睡觉。大人们还把为我们准备好的新衣服、新鞋子都放在枕头边。一会儿工夫,听着窗外那些零零星星、或远或近、噼里啪啦的爆竹热闹地响起来,乡村四野鞭

炮声此起彼伏,此时年味达到了顶峰。

大年初一是孩子们丰收的时候,有的孩子顾不上吃早饭就忙着挨家挨户拜年了,往往从村庄的一端开始,顺着向另一端奔去拜年。这天的孩子都特乖,嘴也特甜,给长辈们磕头拜年,为的是得到长辈们的压岁钱。孩子们讨着“彩头”,就是大糕、果子、花生、葵花子、糖果之类的,放在衣服的口袋里,一圈结束几个口袋盛得满满的,偶尔也会收到长辈给的一两毛钱,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
如今一转眼又近年关,童年时那些充满温馨、快乐、喜庆的日子,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浮现,成为挥之不去、让人难以忘怀的回忆。春节年年有,但我心底却依旧保持着那份对过年的执着和期盼。

生活 浪花

微信中的师生情

■王阿丽

自几年前中专班的同学聚会后,我们的班主任——耄耋之年的董老师便成为我微信中年龄最大的“好友”。

记得第一次与董老师在微信中交流,是我在朋友圈发了些一家人外出旅游的照片和游记后。老师通过微信关切地询问我的近况,我一一作了回答,并发去了一些我写的记录自己家庭生活的文章。董老师看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:“你的作品里蕴含的人文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你们家庭的孝悌、谦让、和睦、简单,实在令人羡慕。”接着,我们聊起了文学和文化。我没有想到,当年教机械制图课程的班主任,一名正宗的“工科男”,竟然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。我和董老师的“忘年交”之旅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

董老师平时在上海儿子家带孙子,脱不开身出去旅游。我外出旅游时,便会给董老师发一些旅游视频,让他坐在家中欣赏风景。我写的游记见报后,给董老师报喜,他会从网上下载相关景点介绍和图片,对照着我的文章进行阅读,表扬我写的文字优美动人。

喜欢读书的人交流的话题自然离不开“阅读”二字。董老师曾向我讲过他小时候的阅读经历。他的父亲是位工人,很关心时事。受父亲影响,他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就爱看报纸上的新闻。每逢周日,他便去距家有一刻钟路程的商店门口的报刊零售点购买报纸。除了时事新闻,他还喜欢浏览报纸上的文艺栏目。后来,他考上中专,在学校阅览室读书看报的机会多了,阅读面也就更广了。现在,董老师闲暇时喜欢翻看史书,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如在学校里一般,大事小事我还是习惯于向老师汇报。我向董老师讲述了我的工作经历和取得的一些成绩,感谢董老师在三年中专生活中给予的悉心关怀、引导和栽培,使我从一个懵懂青年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。董老师鼓励我:“我很喜欢你的文字,写事、写景,处处入胜,看你的文章,是种享受。将这个爱好,坚持下来,我等着看你的新作呢!”

近日,看到一个感人的视频:青岛一位40多岁的大巴司机在高速驾车时突发疾病,忍痛将乘客送至服务区后昏迷。这名司机虽然经抢救脱离了危险,但肢体和语言功能受损。一位30年前教过他的老师挺身而出,坚持一年通过微信“授课”,帮他恢复了语言能力。这份浓浓的师生情令我感慨不已。

我如今仍笔耕不辍,何尝不是董老师激励的结果呢!虽然我和老师不常见面,但我们在微信中的聊天互动,似一缕春风,时时荡漾在心头。彼时,老师的敬业解惑,为我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;今朝,老师的关注支持,点亮了我的业余生活!



冬日河畔

李昊天 摄

人生 行板

一面之师

■张正

有一位老师,与我只有一面之缘,却让我至今不能忘怀。

多年前的一天,我去仪征谢集中心小学参加小学升初中考试。上午考数学,下午考语文,中午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可以自由活动。我平常在村小上学,难得上一趟街,利用这个空当来到供销社,掏出买中饭时省下的几毛钱,买了一本小人书。回到校园,我坐在一截突兀出地面的松树根上,背倚树干,拿着小人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。

正读得入神,不知什么时候,一个高大的身影停在我面前,用一双温和的眼睛笑咪咪地注视着我。他俯下身子,摸摸我的脑袋,亲切地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哪个学校的?你这么爱读书?”我回答完他的问题,他又问:“你喜不喜欢读‘大书’?”我点点头。他指着旁边一排房子告诉我:他姓许,就住在那里,考完试可以去找他,他愿意借“大书”给我读。

那时我正喜爱读书,囫圇吞枣般读完哥哥姐姐的语文课本,连地面上有字的纸片都会捡起来瞧个仔细。爸爸在城里工作,每个星期天都要回来,我便从他衣袋里摸一点小钱,到街上买小人书来读。我的“藏书”日益丰富,令同龄的孩子们羡慕不已。

我记住了许老师指给我看的那扇门。下午,考试结束铃一响,我就急切地交上试卷,气喘吁吁地跑到那里。我羞赧地立在门口,许老师果然正坐在屋里等我。他说你来啦,进来吧。里面还通着一间屋,他把我领进去,来到一个大书橱前。哇,这么多书,我从未见过!当时,我真想把那些书都据为己有。

许老师问我喜欢看哪种书,可以任意挑选一本。面对这些堆得像一堵墙似的“大书”,我摸摸这本,碰碰那本,一下子竟不知道如何选择。恰好几天前在村里看了一场露天电影,片名叫《新儿女英雄传》,看到与电影名称相似的一本书时,我眼前一亮,不假思索地点了它。许老师抬手把书抽出来,递到我手中说,这是上册,还有下册,看完来换。

手捧这砖样的一本书,我心里像抹了蜜,欢天喜地回了家。回去读时才知道,这本《儿女英雄传》不是讲牛大水、杨小梅的故事,而是清代一个叫文康的人写的章回体小说。好在书是用白话文写的,也很有趣,身心很快便沉浸进去。我独自坐在屋后竹园里,几乎一口气读完了它。第三天,我就来还书。

没想到接待我的不是许老

师,而是一位女士,跟许老师差不多年纪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她是许老师的妻子,姓丁,也是老师。我很失望,原先怕许老师考我书的内容,想好了许多话,现在全都没用上。估计许老师不曾叮嘱她什么,她不知道我来借过书。我天生腼腆,不好意思主动提换书的事,见她收下书,说声我走了,逃也似的跑出了她的家。

这一逃之后,我再也未能见到许老师。多年后经过多方打听,我终于知道这位一面之师叫许振华,是下乡的知青,老家在扬州市区,当年不久后就从仪征调回去了。

因为爱读书,大学里我学的是中文。进大学第一次去图书馆,我就迫不及待地借阅了《儿女英雄传》下册,知道了主人公安龙媒、侠女十三妹最终的命运。我在图书馆里又借阅了袁静、孔厥合著的《新儿女英雄传》,这才知道原来小时候看的那部电影是根据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。

如今,我自己也成了一名教师,幼时好读书的习惯坚持到如今,常常“俸去书来,落大满”。我还惜书如命,不相干的人若想从我这儿谋一本书去,难于登天;挚友来求,我也千叮咛万嘱咐:不能沾上油垢,不可弄出皱褶……若有学生相借,我却慷慨予之,一如许老师当年待我。

教育 行思

鼠年将终,牛年快到。展望新的一年,我想对自己说:做个有想法的人。

人应当拥有理想,至少要有“想法”,否则人生就会失去意义。从少年时期开始,我的人生就是被外力逼着走的。小时爱玩,被师长逼着学习;成年以后,被父母逼着成家;为人父母后,被养家的责任逼着不停忙碌。近日翻看日历,我才恍然吃了一惊:原来我已近知天命之年,大半生已经倏然而过!人生就像读一本好书,年轻时因为追求情节,匆匆翻阅,及至渐入佳境,品出了人生至味,却赫然发现那未看完的部分,竟只剩下薄薄的几页。

罗曼·罗兰说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我不想刻意去做英雄,只想做一个用灵魂活着的普通人。回顾自己的前半生,事无非教书育人,乐无非看书弄文,爱无非家庭天伦。最近受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启发,觉得自己以前只是一个教书匠,仅止于谋生、认真,未做到深入、尽心,遂买了卢梭、杜威等一些教育思想家的书籍研读。

从书中我深切体会到教育的责任和意义。孩子是祖国的花朵,但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,万紫千红的花园里也会有沉默的藤蔓。那些受伤的心灵,依然需要爱心的付出与唤醒。“漂亮的孩子人人都喜欢,只有爱难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。”作为一名合格的老师,必须像陶行知先生一样,拥有“爱满天下”的情怀。

将一粒种子引入春天,需要爱心,更需要智慧。《商君书·更法》里说:“穷巷多怪,曲学多辩。愚者之笑,智者哀焉;狂夫之乐,贤者丧焉。”我读到这些语句的时候,心有所感。有时候,孩子并不能领会你的苦心婆心,课堂上你会发现一些“外星人”,他们似乎始终对你的讲授无动于衷。这种情形,除了给予加倍的爱,还必须找到走进他们心灵的那道门,让春风吹过篱笆,让单调的画面变得缤纷多彩。

有时候,我会为自己的笨拙而懊恼,为自己的浅薄而羞愧。我想,总有一条道路可以抵达目标。如果智慧足够,教育应该更有成效。于是我扑下身子,变成一棵扎根于大地的“痴树”,变成一只默默前行的“笨牛”。为此,我愿意离开热闹的人群,把生活过得更加简单,愿意走近中外经典,聆听智者的妙语箴言。

“虚名薄利不关愁,裁冰及剪雪,谈笑看吴钩。”新的一年,我要继续做一个有追求的老师,多读书,勤实践,用爱心浇灌花朵,让藤蔓唱出歌声。新的一年,我要简化生活,面向大海,让理想绽放光华,让生命四季灿烂。

做个有想法的人

■吕海涛

真情 拾贝

雪落油灯暖

■宫风华

汪曾祺回忆家乡的灯火:“天冷了,堂屋里上了槲子……上了槲子,显得严紧、安适,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。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读之,一缕乡愁袅袅升腾,旧时光像年画一样清新、熨帖。

老屋的煤油灯,站在古朴的岁月里,如一首哀怨深沉的歌,总在宁谧的夜晚,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那时做煤油灯是我家的绝活。父亲先找来废弃的药瓶子和牙膏壳,制作灯身和灯头,而后用旧报纸捻成柱状做灯芯,再用薄铝皮拧成灯把儿,做成成形的煤油灯朴素小巧,令人啧啧称赞。天黑后,我小心翼翼地划着火柴,点亮油灯,灯光映红了母亲写满沧桑的脸,也照亮了简陋而温馨的茅草屋。微弱的灯光,氤氲一室,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。

青霜寒夜,乡村的夜空清晰、高远而辽阔。远处传来零星飘渺的犬吠声,煤油灯驱散了一屋子的黑暗。灯光摇动,油烟袅袅。有时灯芯上结出灯花,如荠菜花瓣,红艳灼目。我和妹妹伏在油灯下做功课、看小人书。父亲也就着油灯备课、改作业。妹妹很认真地折着纸青蛙、纸鸽子,我贪婪地翻看着古旧的连环画,心头的懵懂被一点点照亮。

冬日有闲读书,如沐暖阳,如抱暖炉,为灵魂增温。雪花忘情地旋转、翻飞,轻盈委地,挤挨、拥抱,发出格格的脆笑,不相干的人若想从我这儿谋一本书去,难于登天;挚友来求,我也千叮咛万嘱咐:不能沾上油垢,不可弄出皱褶……若有学生相借,我却慷慨予之,一如许老师当年待我。

恬淡的生活、温馨的田园,如一抹清远的月色,悬挂在心灵深处。

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,静似画布,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这“画布”上。青霜平添一份柔和,显得寂寥而悱恻。我们在苦楝树下玩着老游戏。祖父倚着树干在木格子窗下边讲故事边编竹筐、搓草绳。我们蹲在地上,支颐聆听,渐渐走进程咬金、薛仁贵等人的传说里。月光下的苦楝树如一位慈祥的老者,默默地呵护、关注着我们。

朔风呼啸的冬夜,雪花簌簌而下,柔若无骨,清冽无瑕,世间万物绣满琼花,绣满苍凉。灯光下,母亲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,侧面曲线令人联想起古希腊的雕像。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,一手用针拉着长长的棉线,随着“唛溜唛溜”的声响,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。在寂静的冬夜,那声音极富韵律,仿佛低吟的儿歌,伴着晃悠悠的摇篮让你沉沉入睡,又仿佛是毕剥作响的一炉旺火,帮你驱除寒气,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

在煤油灯下,我一有闲暇就拿起竹笛吹奏一曲。幽幽笛声,贴着河面徐徐飘来,清纯、空旷,似晚风穿越松林,拂得人心内清凉。

现在的灯具新颖别致,煤油灯却如母亲的首饰匣子,锁着幽梦,湮没在旧时光里。“寒雪里,烹茶扫雪,一碗读书灯”的温馨画面,如一轴高古宋画在脑海里徐徐展开。尽管世事纷扰,时光如白驹过隙,儿时的煤油灯却依然明亮,闪烁在我的心灵深处,照亮人生的梦想,照亮绵绵的乡愁。